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较量

——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

CONTEST

Strategic Contemplation
over Historical
Destiny of Socialism

— 李崇富 / 著 —



方志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Marxist Studies

较 量

——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

Contest

Strategic Contemplation over Historical Destiny of Socialism

李崇富 著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 / 李崇富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80238 - 024 - 0
I. 较… II. 李… III. 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1217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较量

——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

著 者：李崇富

责任编辑：丛 琨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印刷二厂

开 本：787 × 1092 1/32

印 张：22.75

字 数：349 千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8 - 024 - 0/D · 42

定 价：45.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导言 严峻的挑战与历史的机遇

1991年12月25日晚，当西方人欢庆圣诞节之际，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他在辞职声明中无可奈何地说：“由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我停止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与此同时，苏联国旗——以镰刀和铁锤为标志的红旗——也从克里姆林宫房顶上被降了下来。

社会进程或重大的历史曲折，往往要以某个事件为标志。戈氏的辞职，以及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通过的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事实到法律形式上实现了苏联的解体，使统一和庞大的苏联，使西方大亨们曾为之胆战心惊的强大的苏联，瓦解为十几个大小不等的资本主义国家。至此，原来所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诸国（除古巴和越南之外），还有位于这个“大家庭”身边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经历或长或短的社会演变过程之后，大都先后变性、分裂和易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这场政治变局，犹如一次社会“雪崩”。在西方垄断资本势力及其战略家实施实力威慑、经济引诱、政治腐蚀和舆论误导下，这些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及所谓“激进改革派”，大量滋生繁衍，急剧膨胀，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反“专制”、争“民主”为由，形成一股冲击现存社会制度的“潮流”。短短的几年间，这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治变故迭起。他们以1989年波兰政府与反对派达成的“圆桌协议”为突破口，通过“大选”，很顺当地夺取了波兰政权；随之，“柏林墙”被推倒，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罗马尼亚发生了流血政变夺

权；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政权，也先后易手、变性，有的还发生分裂。接着，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正式地升起了资本主义旗帜，还有一批共产党和工人党易帜为社会民主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的大曲折。这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经历三十多年社会演变过程的总爆发。

这是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有觉悟的无产者所痛悼的大事变。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将迟滞若干年。

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所面对的一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虽然也有矛盾和隐忧，但在主流和总体气势上，是奋发向上、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在我们地球上，当时有 $1/4$ 的地域， $1/3$ 的人类行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创造出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 $2/5$ ，国民收入占世界的 $1/3$ ；社会主义苏联在这时率先把人造地球卫星射向太空运行，标志着科学技术有超过西方的态势。加之，当时指向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亚非拉各大洲兴起。当时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的确节节胜利，方兴未艾，处在战略主动地位。以致毛泽东主席把当时的天下大势，乐观地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

此后，形势逐渐有所逆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渐趋低潮，直至和平演变在苏联、东欧得手。想当年，西方十四国的武力入侵和围攻，不曾使刚刚问世的苏俄红色政权垮台；曾一度打遍资本主义欧洲大陆无敌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以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大炮装备的数百万军队所形成的“铁流”，在苏联这座红色堡垒面前被碾碎为齑粉，反倒加速了德国“第三帝国”和整个法西斯势力的灭亡。那么，已有七十多年历史，拥有强大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及其一批盟国，为什么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攻势下，却顷刻分崩离析，雪融冰消了呢？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虽说不应感到意外，不应惊慌失措，但却是最严峻的挑战，最深刻的教训，是需要严肃反思，认真探索的“历史之谜”。

从国际法、国家关系的视角看，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本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下，在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此，旁人无权干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对任何国家任何重大事变和社会事件，都可以而且需要加以研究和总结，以便

探寻其事变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引为鉴戒。因为社会影响、社会思想和历史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是相互影响的。这在当代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君不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国际大气候及中国的小气候下，北京和其他一些大中城市，不也曾爆发过一场政治风波吗？只是由于我国没有犯战略性的错误，才避免发生类似苏联、东欧的事件，并化险为夷。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局部的停滞和倒退是难免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和平演变在一些国家暂时得手，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受到的严重挫折。但是，当我们正确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引以为戒，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历史进程从来没有浪费时间。因为历史没有捷径，因为历史的曲线会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折过来向前延伸。

自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霸对抗和争雄的政治格局终结以后，世界正朝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社会进步的两大主题，已成为世界人民为之奋斗的战略指向。世界政局在经历过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后，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机遇。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及其依附者，还需要时间来稳定和消化搞和平演变所得的猎物。他们一时还无法集中力量投向另一个战略方向。由此，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便有了机遇来加快自己改革和建设的步伐，增强综合国力，练好发展和防变的“内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抓住机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较快地实现现代化，是对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有力的证明。这是中国人民的正当权利，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对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和不可遏制的吸引力。

我们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①。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出现了“某种暂时复辟”^② 的国家和人民，他们都或将或迟或早地走上这条历史必由之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8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83 页。

目 录

导 言 严峻的挑战与历史的机遇	(1)
第一章 历史的主潮和时代走向	(1)
一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1)
二 “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历史新纪元	(5)
三 新中国崛起的历史意蕴	(13)
四 “一球两制”与历史的主潮	(18)
第二章 和平演变战略的由来和实质	(32)
一 资产阶级“两手策略”的继续	(32)
二 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背景	(42)
三 20世纪80年代西方战略转换的因由	(51)
四 和平演变战略的实质及其策略与手段	(59)
第三章 反和平演变先驱的理论与实践	(96)
一 列宁关于反“复辟”的科学预见	(96)
二 斯大林反“倾向”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102)
三 关于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反思	(131)
四 中苏论战的是非和影响	(138)
第四章 中国反对“自由化”的历史经验	(148)
一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的过程与实质	(148)
二 邓小平反对“自由化”的理论与实践	(155)
三 平息1989年“两乱”的深远意义	(163)
四 同“自由化”多次较量的经验与教训	(174)

第五章 历史主潮中的几个“旋涡”	(186)
一 “社会主义阵营”的若干弱点和隐患	(186)
二 “民主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模式	(194)
三 苏联、东欧剧变的过程和原因	(202)
四 人民终究会觉醒起来	(216)
第六章 当代“一球两制”的战略态势	(226)
一 “冷战”后：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226)
二 “一球两制”的力量对比和转化	(233)
三 当今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指向	(239)
四 资本主义世界制度的同一性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的复杂性	(250)
第七章 中国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应对（上）	(259)
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关键时期	(259)
二 以正确的政治路线驾驭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	(264)
三 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269)
四 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发挥出制度优势	(275)
五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占领现代化的战略制高点	(290)
第八章 中国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应对（下）	(296)
一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构筑多维防线，反对“西化”和“腐化”	(296)
二 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307)
三 增进民族团结，谋求共同发展，反对“分化”图谋	(316)
四 联合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	(325)
五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先进性，做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	(333)
结束语：道路曲折 前途光明	(347)
再版后记	(350)

第一章 历史的主潮和时代走向

前瞻 21 世纪和第三个千年的历史走向，就不能不辨识我们时代的历史主潮，就不能不考察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基督徒所企盼的“千福年”，佛教徒所期望的“第三佛陀”以及穆斯林思想家的类似预测，是虚幻的。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未来学的学者和政治战略家们，关于消灭马克思主义，吞并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并建立对全球化的永恒统治，只不过是宗教“千福年”之荒诞的尘世版，尽管“一球两制”的政治态势，还要维系较长一段时间，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类社会真有什么“千福年”的话，那么，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到来。

—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神圣性，植根于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成为科学。而科学社会主义，或曰科学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之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揭示，完全是根据经济的原因，即经济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自然史的过程”^①。人类为谋得生活资料进行生产劳动而形成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02 页。

的内在矛盾之合乎规律的运动，既决定着该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求的出现，又决定它最终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这诚如恩格斯所言：“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① 人类历史上依次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历次变革，都是这种经济必然性所导致的。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曾先后导致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自近代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形态，逐渐主宰和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小商品生产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促进了近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资料向少数资产者的集中，把个体小生产转化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生产的社会化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空前高度的物质文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依靠这种强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也恰恰是这种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继续发展，才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经济动因，并不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性质上是对抗性的、不相容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形象而生动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③ 因为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所拥有的日益庞大的生产力，客观上要求冲破私有制的束缚，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集体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对社会化大生产实行社会调节，由此也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然要求由社会全体成员来分享劳动成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少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独占劳动成果，当然也就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本性和客观逻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它与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就变得日益尖锐和不可调和了。矛盾的这种对抗和外部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后，一再地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该生产方式内部对抗性的矛盾之尖锐化的确证。经济危机以外部爆发的形式，来毁灭生产力和社会财富。自从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像梦魇一样，不时缠住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它的“不治之症”。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发生于1929~1933年。那次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减少2/3。以美国为例，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984亿美元，其后三年急剧下降，到1933年仅有1929年的一半；而这一年制造业的产值，还不到1929年的14%。这期间，美国有1500万工人失业，被抛向街头。同期美国的出口额，从52.4亿美元减少到16.1亿美元，下降69%。^①这次危机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至今还使资本家们谈虎色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它由此产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家集团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列强与殖民地或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教派等社会矛盾。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在20世纪中期以前，曾由德国、日本等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挑起过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曾把多数国家和人民卷入血与火的灾难和浩劫之中，使人类付出了八千五百多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造成了上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至于人类在这两次战争中赢得的相应社会进步，则是战争的“副产品”。

由经济危机诱发的世界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但却使垄断资产阶级学乖了。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发展私人资本垄断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包括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垄断和国家干预，想避免经济危机。西方经济的种种调整，虽则有时能收到某些眼前之效，但经济危机还是频频向资本主义袭来，而且周期越来越

^① 参阅〔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04~405页。

短，也越来越深刻，往往是生产过剩危机、商业危机和金融信用危机交织在一起。这表明，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它以经济力的强制作用，来毁掉和缩小生产力，并把它压缩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狭小的外壳之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了日益扩张的生产力，而生产力则强烈要求人们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化生产力的本性，即要求由社会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

这种经济的必然性，在马克思时代已经显示出来，此后日趋明显。马克思说得好：“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通过“剥夺剥夺者”，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这种客观要求，是一种人力无法抗拒的经济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正是基于这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②，而不是基于人的主观意志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平等”、“正义”和“博爱”之类的道德说教。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的客观逻辑，即用经济必然性来阐明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③的。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自发的社会历史过程。所谓“超帝国主义论”，所谓“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云云，不过是欺人之谈。相反，实现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空前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要有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自觉地为之奋斗。正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不仅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也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如同其他一切社会过程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与解决矛盾的基本的社会条件，都蕴含在这个社会过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8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1页。

③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

的演进之中。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受剥削与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显而易见，这种对立和斗争纯粹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有其经济的必然性。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和雇佣劳动制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壮大起来，使得她有力量承担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历史使命。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于它使劳动社会化，同时通过这一过程本身的机制‘把工人阶级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去进行斗争，组织他们‘反抗’，把他们联合起来去‘剥夺剥夺者’，夺取政权，并把生产资料从‘少数掠夺者’手中夺过来交给全社会。”^① 现代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或迟或早地依据这种客观必然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谁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则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及对有利的历史条件的正确把握与利用。

二 “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历史新纪元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向世人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地球上诞生了。74年后，苏联解体并回归到资本主义轨道，似乎其历史又退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关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其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涉及到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具有历史正当性的重大原则问题。

1994年11月5日，在“十月革命”七十七周年前夕，莫斯科举行过一次名为“1917年10月（俄历）和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试验”的讨论会。会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由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所作的主旨报告认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试验给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主要积垢”是目前俄国遇到的种种困难的“根源”。他认为，这场“试验”根本就不应发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的”。而那位曾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前苏共领导人，此时任俄联邦广播电视台局长的雅科夫列夫，则把这一切“罪过”归结为列宁的个性品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4页。

质，称列宁是“流氓领袖，有大肆掠夺的心理”。还有人说：“正是列宁奠定了极权制度的基础，斯大林则加固了这一基础。”^①

持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沃洛布耶夫。尽管此人在苏联时期因持不同政见而受过“迫害”，但他仍指出：菲拉托夫的报告，是“反布尔什维克，反共产党的报告”。他认为，“无论怎样对待十月革命，它都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伟大的反资产阶级的人民社会革命，是 20 世纪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对此反响很大，有人反对，有人报以“热烈的掌声”^②。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和对立，是整个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对之认识的缩影。

其实，关于“十月革命”意义的争议，由来已久。在这场革命后，不仅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和普列汉诺夫反对它，就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尼·苏汉诺夫者流，也借口“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断言俄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③，而否认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对此列宁写有专文《论我国革命》加以驳斥，并深刻阐明了“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④ 所包含的一般规律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

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存在这样的“悖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理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胜利、首先确立，而现实情况却是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等，率先一一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有些人据以断言，现实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没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人为地超越了历史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只有英国算得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认为只有英国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他们倒是认为，进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⑤。当时，就资本主义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德国情况而论，恩格斯认为它“至少也有经济上的必然性”^⑥。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某个国度里，就有可

^{①②} 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 1994 年 11 月 5 日电讯。

^③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71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7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6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617 页。

能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了呢？难道这不违背历史唯物论吗？不。因为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是统一的。因为历史唯物论并不是孤立地考察现代某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而是从资本和竞争的国际联系的总体上，来考察那些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的社会矛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 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此就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的工业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关系的体系，是一种国际性的整体。它的本性是逐渐突破地域的局限，把社会的进程变为“世界的历史”。因为它通过资本、资源、商品等等流动，就会影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矛盾运动。因此，对相关国家的矛盾状况和历史进程的考察，就必须从总体上加以分析和把握。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其典型的国家中已经充分显露和演变为社会对抗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不发达的国家，完全没有必要等到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发展到普遍化和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下，同样会促使一些工业化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以致发生激化，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直到晚年，恩格斯仍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无须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②。一个国家何时能发生这种变革，既取决于人类历史的总进程，更取决于处于其中的具体的矛盾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几个历史时代。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总体视野上，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高度概括，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这无疑是正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5 ~ 1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582 ~ 583 页。

然而，世界历史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历史的动态画面犹如巨大的油画，近看它的细节和局部似乎是杂乱和无序的。而它在总体演进上受其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的支配，因而表现为一种有规律的演进顺序，表现为大体遵循的“总路线”。不过这种“总路线”的贯彻，既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局部，在一些具体国家和民族的个别的历史发展中，又具有不平衡性、曲折性、跳跃性和特殊性。

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某种跳跃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复杂的，但经济的原因仍然是根本性的。大致说来，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人类历史上，大多不存在一种单一和“纯粹”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每种社会制度中，通常有多种生产方式及其多种经济关系并存着。但其中总有一种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由它决定该社会的性质。由于同一社会中多种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就决定社会发展有多种直接的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其中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因其最有利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终究会转化为社会现实；而其他的可能性，则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前提，仍只是一种暂时或抽象的可能性。例如商品货币关系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开始萌生，在古希腊社会中甚至达到了较为发达的程度。其后，在古罗马帝国时期，随着大量自由民的小块土地“被剥夺”，“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过程”。但是，被剥夺了土地的“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 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民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①。到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抑制了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欧社会内部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尖锐化，再加上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以及与之伴生的殖民掠夺和世界贸易的推动，才出现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和雇佣劳动的萌芽，是很古老和渐有发展的。“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而如果历史前提或时代特征根本不同，情况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其二，某些国家和民族之所以能够跨越某种社会历史阶段的充分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1页。